

春秋左傳正義

二十一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五

襄公

襄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闕朝正之禮

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

疏

注公在至明常正義曰僖十六

年冬公會諸侯于淮十七年秋九月公至自會宣七年冬公會諸侯于黑壤八年春公至自會成十年秋公如晉十

一年春公至自晉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公至自晉此等正月公皆不在其類多矣是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

而皆不書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云云釋例曰襄二十九年春正月公在楚凡公之行始則書所如還則書公至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五

今中復書公在楚者明國之守臣每月亦以公不朝之故告於廟也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月

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理所以自新故特顯以通他月也公之在外所以闕朝正之禮其多唯書

此一年釋此一事者斯禮有常非義例所急故因公遠出踰年存此一事以示法也

夏五月公

至自楚庚午衛侯行卒

無傳四同盟

疏

注四同盟正義曰行

以成十五年即位其年盟于戚十七年于柯陵十八年于虛和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七年及孫林父盟九年于戲

十一年于亳城北二十七年于宋衛自前即位及後復歸凡與魯九同盟劉炫以為杜云四同盟者誤今知不然者

以其與成公三盟不數五年盟戚經不書不數七年林父是大夫又特共魯盟亦不數故為四同盟也劉不尋此理

而規杜 閹弒吳子餘祭

閹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

疏

注閹守三



言盜 正義曰周禮闢人王宮每門四人鄭玄云闢人司
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既服墨刑使之守門是
下賤人也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此為下賤非士故不言盜
也穀梁傳曰不稱名姓闕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闕不得

君其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
君也

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

邾人城杞 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 疏 注公孫
死乃命為卿今蓋以攝卿行 至卿行

正義曰公孫段即伯石也據三十年傳伯有死始命伯石
為卿則此時未為卿矣未為卿而得書其名故疑之云蓋

以攝卿行也以隱公攝位為君而國人君之諸侯與之知
攝位為卿者諸侯亦即以為卿序之於列故史得以卿書

也文七年傳稱晉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荀林父謂蔑
曰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是知有使大夫攝卿之法也 晉

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杞復稱子 疏 注杞
用夷禮也 復至

禮也 正義曰杞入春秋書爵稱侯又稱伯僖二十三年
二十七年稱子傳曰用夷禮故曰子自爾以來常稱為伯

今復稱子傳云書曰子賤之也明為用 夷禮故賤之知杞復稱子用夷禮也 吳子使札來

聘 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 疏 注吳
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 子至

上國 正義曰上云闔弒吳子此言吳子使聘傳曰其出
聘也通嗣君也不知通嗣君通誰嗣也賈逵服虔皆以為夷

末新即位使來通聘案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九年毛
伯來求金並不言王使傳皆云王未葬也是知先君未葬

嗣君不得命臣此與闔弒吳子文不隔月吳魯相去經塗
至遠豈以君死之月即命臣乎而得書吳子使也且傳稱

季札至魯徧觀周樂至戚聞鐘聲譏孫文子云君又在殯
而可以樂乎自請觀樂譏人聽樂曠世大賢豈當若是故

杜以為通嗣君通餘祭嗣也二十五年過為巢牛臣所殺
餘祭嗣立至此始使札通上國吳子未死之前命札出使
既遣札聘而後身死札以六月到魯未及聞喪故每事皆
行吉禮也經傳皆無札至之月知以六月到者以城杞在
五月之下城杞既訖乃有士鞅來聘杞子來盟若共在月
中則不容此事下文有秋知札以六月至也札去之後吳
始告喪告以五月被弑故追書在聘上耳札實公子不書
公子者吳是東夷其禮未同於上國故史不書氏以札是
卿故書其名耳釋例曰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
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昭二十七年傳稱延州來季子聘
于上國是吳謂諸夏為上國也秋九月葬衛獻公無齊高止

出奔北燕止高厚之子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

于廟也釋解也告廟在楚楚人使公親禭諸侯有遣

使貽禭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禭則

布幣也先使巫被除殯之凶邪而行禭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

茹先被殯茹黍楚人弗禁既而悔之禮君臨臣喪乃

被殯故楚悔之疏注釋解至朝正正義曰公本在國每月之

關於此禮國之守臣於此朝日告廟云公在楚史官因書

於策傳解其告廟之意告云公在楚者解釋公所以不得

親自朝正也楚人使公親禭正義曰檀弓云襄公朝
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
先拂柩荆人悔之記之所言即是此事所異者此言請禭
彼言請襲此言被殯彼言拂柩雖俱說此事先後不同禮

死而浴浴即襲襲後始小斂大斂乃殯案往年傳公及漢
聞康王卒公欲反則康王之卒公未至楚楚人使公親祔
傳在此年言之則此年始令公親祔祔不得為襲也卒已
踰月不得柩仍在地足知殯是而柩非記虛而傳實也然
則祔衣所以衣尸既殯而使公祔者致祔所以結恩好其
衣不必充用雜記記致祔之禮云委衣于殯東是既殯猶
致祔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僖薨十年猶致
之况既殯也 注諸侯至之比 正義曰雜記云弔者舍
祔贈臨是諸侯之臣使於鄰國之禮也楚人以諸侯相於
有遣使贈祔之禮本以公身既在意在輕魯欲以公依遣
使之比使公親行之也 祔殯至幣也 正義曰案雜記
諸侯使臣致祔之禮云委衣于殯東今楚人以公身在意
欲輕魯令公依遣使之比公以楚人輕已所以患之故穆
叔云若使巫人先往祔殯則是君臨臣喪之禮祔除既了
而行祔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有何可
患劉炫云朝禮兩君相見先授玉然後致享乃布陳幣帛

春秋正義卷之五

四

葬

於庭也祔殯者君臨臣喪之禮先使祔殯行臨喪之禮然
後致祔則全是布幣之禮言與朝而布幣無異也君臨臣
喪者由先見臣故以祔殯比行朝禮自然致祔似布幣楚以
親祔在魯魯以祔殯自尊今贊曰疏云以殯有凶邪畏惡
患之不肯親祔穆叔云先使巫人祔除殯之凶邪凶邪既
無而行祔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言俱
無咎有何可患 乃使至祔殯 正義曰巫者接神之官
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
執戈惡之也鄭玄云為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惡茢
茗可掃不祥君臨臣喪禮有此法故使巫以桃茢先祔殯
若以楚子為臣然所以屈楚也茢是帚蓋桃為棒也詩毛
傳曰亂為茢茢茗謂亂穗也杜云茢黍穰者今世所謂茗
帚者或用亂穗或用黍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
穰是二者皆得為之也

於北郭

兵死不入北
域故葬北郭

疏

注兵死至北郭 正義曰周
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

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

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

皆至于墓楚邲敖即位邲敖康王子熊麋也王子圍為

令尹圍康王弟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

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為昭元年圍

弒邲敖起本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

公冶問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璽書追而與之璽印曰

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

春秋三義二五

五

江漢

敢告公冶致使而退致季氏使命及舍而後聞取

卞發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

而欺我言叛益疏我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故不敢

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

服以卿服玄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

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

公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本從

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

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

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家臣曰我死必無

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

使季氏葬我疏注璽印也正義曰蔡邕獨斷云璽印也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細

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周封璽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唯

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案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立云今之印章也則周

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公曰至疏也正義曰武子書云聞下將叛則是叛形未著故公猜之言武子自欲得

之而誣言其叛多見疏外我也多見疏猶論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

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醑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為韻此類象矣注以卿至賞之正義

曰公冶先為大夫公今以恩加賜知以卿服立冕賞之也周禮司服云卿大夫之服自立冕而下是卿與大夫同服

立冕也其旒當以命數為異耳葬靈王不書魯不會鄭上卿有事子

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年少官卑子展曰

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

皇啓處詩小雅盥不堅固也啓跪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東西南北

誰敢寧處謂上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我

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

段如周

傳言周襄

疏

葬靈至段往

正義曰鄭之上

代守國也計於時鄭卿在國猶有子西伯有不使彼行而使印段者蓋別有所掌共子展守國故不得行也

注詩

小至跪處 正義曰小雅四牡之章贍亦蠱也昭元年傳

曰於文皿蟲為蠹穀之飛亦為蠹蠹是蟲之害物故為不

牢固也釋言云皇暇也啓跪也李巡曰上至間暇也啓小跪

也言王事無有不牢固已當牢固之故不得間暇而跪處

也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囑使守舟吳子

餘祭觀舟閭以刀弑之

言以刀明 鄭子展卒

子皮即位

子皮代父 於是郕知饑而未及麥

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

在喪故以父命也

六斛四斗曰鍾 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

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

於善民之望也 民亦望 宋亦饑請於平公

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

書 施而不德 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

正義曰鄭之上

有事謂君適楚而

不得行也

注詩

昭元年傳

亦蠱也

昭元年傳

亦蠱也

昭元年傳

亦蠱也

昭元年傳

亦蠱也

昭元年傳

亦蠱也

昭元年傳

亦蠱也

昭元年傳

曰蓋死日近死時民已饑故假其生時之遺命也鄰於善民之望也正義曰鄰近也近於善民亦望君為善也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理其地脩其城六月知悼子

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

大叔與伯石往大叔不書不親事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

衛大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

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

肄是屏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肄餘也屏城也其弃諸姬亦可

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

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

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晉不鄰矣其誰云之去猶旋旋

歸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

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賓出司馬侯言於

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專自是也司徒

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

速及速及禍也侈將以其力斃力盡而自斃專則人實

斃之將及矣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范獻子來

聘拜城杞也

謝魯為杞城

公享之展莊叔執幣

公將以酬賓

射者三耦

二人為耦

公臣不足取於家臣

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

顏莊叔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

言公室早微公

臣不能備於三耦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

使魯歸前

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

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

貨

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

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

之不尚叔侯

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

揚韓魏皆姬姓也

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揚屬平陽郡

晉是以

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

矣

武公廟公晉始盛之君

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

夷

行夷禮

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

魯猶可而何有焉

何有盡歸之

魯之於晉也職

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

不絕書

書魯之朝聘

府無虛月

無月不受魯貢

如是可

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母

寧天人而焉用老臣

言先君母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

杞文

公來盟

魯歸其田故來盟

書曰子賤之也

賤其用夷禮

疏

注治理至其城正義曰經書城杞謂築杞城耳下使女叔侯來治杞田知治杞治杞之地非獨脩其城也夏肆

是屏正義曰方言云肆枿餘也秦晉之間曰肆鄭玄云斬而復生曰肆杞是夏後滅而復存猶木之枿生小栽也

射者三耦正義曰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有為射之時也此云公享之則享法亦有射

也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射以四耦此三耦者彼是畿內諸侯故四耦此及儀禮大射畿外諸侯故三耦或當巨與君

異也注不尚至取貨正義曰服虔云不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殺之下文叔侯云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

用老臣服虔云母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平杜以其言大爵欲復君臣之禮故改之以為夫人云不尚取

之者先君不高尚地叔侯之取貨也母寧夫人謂先君當怪夫人之所為也劉炫以夫人愠而出辭則其言當悖直

言不尚此事所譏大輕淺非是愠之意昭八年穿封成云若知君之及此追欲不殺靈王其意乃悖於此蓋古者不

諱之言服虔之說未必非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

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

不得以壽死

好

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

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

禍必及子

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

請觀於周樂

魯以周公故有

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

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

曲曰美哉美其聲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未

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為

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

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

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

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

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工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

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

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鄭詩第

十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

亡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頹碎知不能久為之歌齊詩第曰美

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

公乎大公封齊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為之

歌函詩第十五函周之舊國在新平濼縣東北曰美哉蕩乎樂而不

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

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為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

定故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

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諧夏

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正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

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

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颯颯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而約

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為之歌唐詩第十唐晉詩曰思深哉

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

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非今德之後誰能若是

為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

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鄆以下無譏焉鄆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

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曰美哉思

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怨而不言有哀音其周德之

衰乎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

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

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

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

哉言道備直而不倨倨傲曲而不屈屈撓邇而不

偪謙退遠而不攜攜貳遷而不淫淫過蕩復而不

厭常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以禮用而

不匱德弘大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利之

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

制之以義五聲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風平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

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

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箭南籥者象箭舞所執南籥以

籥舞也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見

舞六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

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

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

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方溝

也勤見舞韶箭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

之無不憍也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

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

吾不敢請已

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箭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

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

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其出聘也通嗣君

也吳子餘祭嗣立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

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

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

也故晏子因陳栢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

於藥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舊

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

各獻已所貴示類已而不為彼貨利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

行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

鄭國將敗侈謂伯有適衛說蘧瑗蘧伯玉史狗史朝

之子史鮪史魚公子荆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

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文子

之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

必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

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

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

樂乎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止宿文子聞之終身不

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

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

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

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

思自免於難疏好善而不能擇人正義曰昔有當塗貴邳國公蘇威嘗問曰知人

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有曰好善仁擇人鑒

雖有仁心鑒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劉炫以此言亦有

所切於彼注魯以至禮樂正義曰明堂位云成王以

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命魯公世世

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是

魯以周公故有天子之禮樂也歌周南召南正義曰

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以樂音為之節也周南召南皆文王

之詩也周召者岐山之陽地名周之先公曰大王者自幽

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大王生王季王季生文王於時雍
梁荆豫徐揚之民皆歸文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文王改都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賜周公且召公
奭以為采邑使此二公施教於己所職之國為文王行先
公賢化與己聖化使二公雜而施行之但南土感化有深
有淺其作詩也或感聖化或感賢化及武王伐紂定天下
巡守述職陳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其六州所作詩其得
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其得仁賢之化者謂之召南其實

皆是文王之化而分繫周召二公耳必分繫者文王以諸侯之身行王者之化詩人述其本志為作聖賢之風此詩體實是風不可以雅名之文王身有王號不可以風繫之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周公聖以聖化繫之召公賢以賢化繫之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季札此時徧觀周樂詩篇三百不可歌盡或每詩歌一篇兩篇以示意耳未必盡歌之也劉炫去不直言周召者以其實非二公身化也言南者詩序云言化自此而南也謂從岐周南被江漢也 注此皆至聲曲 正義曰詩人觀時政善惡而發憤作詩其所作文辭皆準其樂音令宮商相和使成歌曲樂人來其詩辭以為樂章述其詩之本音以為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雖多歷年世而其音不改今此為季札歌者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也由其各有聲曲故季札聽而識之言本國者變風諸國之音各異也 注美其聲 正義曰先儒以為季札所言觀其詩辭而知故杜顯而異之季札所云美哉者皆美

其聲也詩序稱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長歌以申意也及其八音俱作歌詩為章則人之情意更復發見於樂之音聲出言為詩各述已情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神瞽大賢師曠季札之徒其當有以知其趣也 注未能至怨怒 正義曰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此作周召之詩其時猶有紂存音雖未能安樂已得不怨怒矣 注武王至之化 正義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此注取漢志為說也漢世大儒孔安國賈逵馬融之徒皆以為然故杜亦同之鄭玄詩譜云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管叔蔡叔霍叔

使尹而監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崩後五年周公居攝三監道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彊兼并彼二國混其地而名之先儒唯鄭言然康叔以後七世至頃侯仁人不遇邶人作柏舟之詩以刺之以後繼作十九篇爲邶風十篇爲鄘風十篇爲衛風皆美刺衛君而分爲三耳此三國之風實同是衛詩而必分爲三者鄭玄云作者各有所傷從其本國分而異之故爲邶鄘衛之詩焉其意以爲邶鄘衛各是大國土風不同作者雖俱有美刺而各述土風故大師各從其本分而異之 注康叔至疑言 正義曰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世本世家文也魯爲季札作樂爲之歌聲曲耳不告季札以所歌之樂名也札言吾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先聞其善今聲合其意雖不知其名而疑是衛風也言是其衛風乎疑之辭也直聽聲以爲別不因名而後知故有疑言焉 注王黍至爲雅 正義曰王詩

黍離爲首王非國名故舉首篇以表之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也始武王作邑于鎬是爲西都周公攝政營洛邑謂之王城是爲東都成王既居洛邑復還歸西都十一世至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城於時王政不行於天下其風俗下同諸侯王畿內之人怨刺者以其政同諸侯皆作風詩不復爲雅其音既是風體故大師別之謂之王國之變風也謂之王者以王當國猶春秋之王人天命未改尚尊之故不言周也 爲之歌鄭 正義曰周宣王封母弟友於西都畿內是爲鄭桓公於漢則京兆郡鄭縣是其都也幽王之時桓公爲大司徒見幽王政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教之濟洛河潁之間有虢鄆之國取而守之唯是以少固及幽王爲夫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虢鄆之地而居之於漢則河南郡新鄭縣是其都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作緇衣之篇以美之以後凡二十一篇皆鄭風也 曰美至

亡乎 正義曰樂歌詩篇情見於聲美哉者美其政治之音有所善也鄭君政教煩碎情見於詩以樂播詩見於聲內言其細碎已甚矣下民不能堪也民不堪命國不可久是國其將在先亡乎居上者寬則得衆為政細密庶事煩碎故民不能堪也 為之歌齊 正義曰齊者古少暉之世爽鳩氏之虛也武王伐紂封大師呂望於齊是為齊大公其封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於漢則齊郡臨淄縣是其都也大公後五世哀公荒淫怠慢國人作雞鳴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十一篇皆齊風也 為之歌幽 正義曰幽者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其地西近戎北近狄幽是彼土之地名於漢則扶風郡枸邑縣是其都也周室之先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邠而遷彼焉由能脩后稷之業教民以農桑民咸歸之而成國積九世至大王乃入處於岐山世世脩德卒成王業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於是舉兵東伐之乃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作七月之詩以表志大師以其主意於先公在幽時之事故別其詩以為幽國之變風凡七篇皆是周公之事也 曰美至東平 正義曰美哉亦美其聲也蕩蕩寬大之意好樂不已則近於荒淫故美其樂而不淫也先聞周公之德此聲同於所聞故疑之云其周公之在東平言在東之時為此聲也 為之歌秦 正義曰秦者隴西山谷之名於漢則隴西郡秦亭秦谷是也堯時有伯益者佐禹治水有功帝舜賜之姓曰嬴氏其後世之孫曰非子事周孝王孝王使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之為附庸邑之於秦谷非子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以為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作車鄰之詩以美之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王既東遷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更有駟驥以下凡十篇皆秦風也 注詩第至不同 正義曰此為季札歌詩風有十五國其名皆與詩同唯其次第異耳則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刪削蓋亦無多記傳引詩亡逸甚少知本先不多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

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馬遷之謬耳 爲之歌魏
正義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
析城之西於漢則河東郡河北縣是其都也周以封同姓
世本無魏君名謚不知始封之君何所名也鄭玄以爲周
王平桓之世魏君儉嗇且褊急不務施德國人作葛屨之
詩以刺之後凡七篇皆魏風也 爲之歌唐 正義曰唐
者帝堯舊都之地於漢則太原郡晉陽縣是也周成王封
母弟叔虞於堯之故虛曰唐侯其地南有晉水虞子燮父
改爲晉侯燮父後六世至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
閔之作蟋蟀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十二篇皆唐風也詩序
云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又
叔虞初國亦以唐爲名故名其詩爲唐風 曰思至若
是 正義曰陶唐之化遺法猶在作歌之民與唐世民同
故察此歌曰思慮深遠哉見其思深故疑之云其有陶唐
氏之遺民乎若其不是唐民何其憂思之遠也非承令德
之後誰能如此深慮也令德謂唐堯也 爲之歌陳 正

宋朱子卷之十三

十九

宋瑜

義曰陳者大皞伏羲氏之虛也於漢則淮陽郡陳縣是其
都也帝舜之胄有虞遏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
器用又以其人是聖舜神明之後乃封其子滿於陳使奉
虞舜之祀賜姓曰媯是爲陳胡公後五世至幽公荒淫無
度國人作宛丘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十篇皆陳風也 注
鄆第至微也 正義曰言以下知兼有曹也鄆者古高辛
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
居溱洧之間於漢則河南郡密縣竟內有其都也祝融之
後分爲八姓唯有妘姓爲鄆國者處祝融之故地焉鄆是
小國世本無其號謚不知其君何所名也鄭玄以爲周王
夷厲之時鄆公不務政事而好衣服大夫作羔裘之詩以
刺之凡四篇皆鄆風也其後鄭武公滅其國而處之曹者
禹貢兗州陶丘之地名於漢則濟陰郡定陶縣是其都也
周武王封其弟叔振鐸於曹後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昭公
好奢而任小人國人作蟋蟀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四篇皆
曹風也鄆曹二國皆國小政狹季子不復譏之以其微細

故也 爲之歌小雅 正義曰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則小雅大雅皆天子之詩也立政所以正下故詩序訓雅爲正又以政解之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而爲名故謂之雅也王者政教有大有小詩人述之亦有大小故有小雅大雅焉據詩以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疆中國樂得賢者長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有受命作周代殷繼代受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官人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爲二焉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其音既定其法可傳後之作者各從其舊二雅正經述小政爲小雅述大政爲大雅既有小雅大雅之體亦有小雅大雅之音王道既衰變雅並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故變雅之美刺

皆由音制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大小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小體故風頌不分唯雅分爲二也周自文王受命發跡肇基武王伐紂功成業就及成王周公而治致升平頌聲乃作此功成之頌本由比風雅而來故錄周南召南之風鹿鳴文王之雅以爲詩之正經計周南召南之風鹿鳴文王之雅所述文王之事亦有同時者也但文王實是諸侯而有天子之政詩人所作立意不同述諸侯之政則爲之作風述天子之政則爲之作雅就雅之內又爲大小二體是由體制異非時節異也詩見積漸之義小雅先於大雅故魯爲季札亦先歌小雅 曰美至民焉正義曰杜以此言皆歎正小雅也言其時之民思文武之德不有二心也雖怨時政而能忍而不言其是周德衰小之時乎猶有殷先生之遺民故使周德未得大也服虔以爲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

疑其幽厲之政也劉炫以服言為是而謂杜解錯謬今知不然者以小雅大雅二詩相對今歌大雅云其文工之德乎是歌其善者以大雅準之明知歌小雅亦歌其善者也若其不然何意大雅歌善小雅歌不善且魯為季扎歌詩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劉不達此旨以服意而規杜非也 注衰小也 正義曰衰者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為衰分言從大漸差而小故杜以衰為小也服虔讀為衰微之衰謂幽厲之時也 注大雅至天下 正義曰大雅亦有武王成王之詩杜唯言文王者以下云其文王之德乎故也 注頌者至神明 正義曰鄭立云頌之言容也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特載此謂之容也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言天子盛德有形容可美之形容謂道教周備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管在於命聖聖之所管在於任賢賢之所管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濟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故告於神明也劉炫又云干戈既

示水三卷二十一

二五

揚昌

戰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近咸服羣生遂其性萬物得其所以即功成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人祖之所本者成業人安業就告神明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為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成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明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祖廟政未大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也頌詩止述祭祀之狀不言德神之力量者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言其降福是荷恩可知幽王小雅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則於時之意豈復美其祭乎故美其祭則報情顯以成功告神明之意如此止謂周頌也其商頌則異雖是祭祀之告祭先祖王廟述其生時之功乃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意同大雅與周頌異魯則止頌僖公纔如變風之美者文體類小雅又與商頌異也此當是歌周頌杜解盛德所同兼殷魯三頌皆歌也 曰至至同也 正義曰至矣哉言其美之至也以王道周備故為至美也自直而不偃至行而不流凡十四事皆音有此意明王者之德季扎或

取於人或取於物以形見此德每句皆下字破上字而美其能不然也人性直者失於倨傲此直而能不倨也謂王者體性質直雖富有四海而不倨傲慢易在下物有曲者失於屈撓此曲而能不屈也謂王者曲降情意以尊接下恒守尊嚴不有屈撓相去近者失於相偏此邇而能不偏也謂王者雖為在下與之親近能執謙退不陵偏在下相去遠者失於乖離此遠而能不攜也謂王者雖為在下與之踈遠而能不有壙離猜疑在下數遷徙者失於淫泆此遷而能不淫也謂王者雖有遷動流去能以德自守不至放蕩去而復反則為人所厭此復而能使不厭也謂王者政教日新雖反覆而行不為下之厭薄哀者近於憂愁此哀而能不愁也謂王者雖遇凶災知運命如此不有憂愁樂者失於荒廢此樂而能不荒廢也用之不已物將匱乏此用而不可匱也志寬大者多自宣揚此雖廣而不自宣揚也好施與者皆費財物此能施而不費損也取人之物失於貪多此雖取而不為貪多也處而不動則失於留滯此

雖久處而能不底滯也謂王者相時而動時未可行雖復止處意不底滯行而不已則失於流放此雖常行而能不放也謂王者量時可行施布政教能制之以義不妄流移五等之聲皆和八方之風皆平八音之作有節其節皆有常度音之所守有分其守各有次序周魯與商皆有盛德此上諸事盛德之所同也 注八音至序也 正義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舜典文也倫理也言八音能和諧是其音有節度也八音不相奪道理是音各守其分有次序也 注頌有至所同 正義曰杜以為之歌頌言其亦歌商魯故以盛德之所同謂商魯與周其德俱盛也劉炫以為魯頌只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何知不直據周頌而云頌有商魯乎今知不然者但頌之大體皆述其大平祭祀告神之事魯頌雖非大平經稱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美其祭神獲福與周頌相似且季文子請周作頌取其美名又季札至魯欲褒崇魯德取其善故云盛德所同若直歌周頌宜加周字不得唯云

歌頌故杜爲此解劉以爲魯頌不得與周頌同而規杜氏非也 見舞象箭南籥者 正義曰樂之爲樂有歌有舞歌則詠其辭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歌者樂器同而辭不一聲隨辭變曲盡更歌故云爲之歌風爲之歌雅及其舞則每樂別舞其舞不同季札請觀周樂魯人以次而舞每見一舞各有所歎故以見舞爲文不言爲之舞也且歌則聽其聲舞則觀其容歌以主人爲文故言爲歌也舞以季札爲文故言見舞也樂有音聲唯言舞者樂以舞爲主周禮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舞大韶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玄云播之言被也是其以舞爲主而被以音聲故魯作諸樂於季札皆云見舞也禮法歌在堂而舞在庭故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以貴人聲樂必先歌後舞故魯爲季札先歌

宋本十三卷二十一

二十三

全錄

諸詩而後舞諸樂其實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 注象箭至之樂 正義曰賈逵云箭舞曲名言天下樂箭去無道杜云箭舞者所執二者俱無所據各以意言之耳詩述頌人之善舞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是舞者所執則箭亦舞者所執杜說當得其實但不知箭是何等器耳杜云皆文王之樂則象箭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則象箭當是武舞也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箭之舞故鄭玄注詩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其名之曰南其義未聞也知是武王制者以爲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文王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應復象文王之伐制爲別樂故知此舞是武王制焉王者之作禮樂必大平乃得爲之武王未及大平而得作此樂者一代大典須待大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爲易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爲之周公大平雖作大武尊重文王之功留播之以爲別樂故六代之樂不數此象也周禮分樂而序之象舞不以祭祀或當祈告所用故魯

今亦有之劉炫云知是文王樂者詩云維清緝熙文王之
典此象樂之所舞故知是文王樂也鄭玄注象又云此樂
名象而已以其象事有舞音故詩序謂之象舞舞非此樂
名故此直言舞也其箭籥是可執之物司馬相如上林賦
曰拂鷺鳥捎鳳皇則捎亦拂之類今人謂拂爲拂捎此必
傳於古其箭捎字同也杜不解南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
南在箭籥之間蓋二者共有南義 注美哉至太平 正
義曰歌聽聲而舞觀形故知美者美其容也歌詩由口而
出樂音以詩爲章人歌君德情見於音聽聲知政容或可
爾計聖人之德非舞容可象而季札觀舞皆知其德者聖
人之作樂也各象當時之事時事見於舞故觀之可以知
也樂記稱賓牟賈問大武之樂云敢問遲之遲而又以何
也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
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
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
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

中國也分夾而進事早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彼言大武之舞是象武王之事則知諸樂之舞皆象時王
功德也聖王功德見於舉動之容故觀其舞容各知其德
也 見舞大武者 正義曰鄭玄周禮注云大武武王樂
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此舞四代之
樂從後代而稍前也象是文王之樂事在大武之先先舞
象而後舞武者以象非一代大樂故先舞之 見舞韶濩
者 正義曰周禮謂之大濩鄭玄云大濩湯樂也湯以寬
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然則以其防
濩下民故稱濩也此言韶濩不解韶之義韶亦韶也言其
能紹繼大禹也 見舞大夏者 正義曰樂記解此樂名
云夏大也鄭玄云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又周禮注云禹治
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季札見此舞歎禹勤苦爲民
而不以爲恩德則鄭周禮注是也 見舞韶箭者 正義
曰樂記解此樂名云韶繼也鄭玄云韶之言紹也言舜能
繼紹堯之德杜不解箭義箭即箭也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

來儀此云韶箛即彼簫韶是也孔安國云言簫見細器之備也蓋韶樂兼簫為名簫字或上或下耳 注魯用至篇數

正義曰明堂位云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魯之所用四代而已唯用四代之樂不得用雲門大成故舞及韶箛

而季札知其終也先儒以為季札在吳未嘗經見此樂為歌諸詩其所歎美皆以詩辭之內求所歎之意故杜辨之

在吳雖已見此樂歌之文但未聞中國雅聲其所言者皆聽聲而知非察其文辭故取傳文證之明是素知其篇數也 注大帶至貨利 正義曰王藻說大帶之制大夫以

素為帶裨其垂三尺者外以玄內以華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季札吳卿也而以縞帶與子產者是其當時之所有耳

吳始通上國未必服章依禮也杜以縞是中國所有紵是南邊之物非土所有各是其貴知其示損已耳不為彼貨

利也若其不然傳不須載明其有此意也孔安國云縞白繒也鄭玄禮記注云白經赤緯曰縞黑經白緯曰織 注

修謂伯有 正義曰據二十七年傳伯有次子展之下此 六十 表秋正義十五 二十五 刘昭

年子展卒故伯有執政也上文云子展卒子皮為政者蓋鄭人以子展有大功使子皮代父為上卿耳其父始卒國

政猶在伯有下云伯有使公孫黑如楚是伯有執政之事也 君侈而多良 正義曰謂多以惡人為良而善之

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

於北燕 薑子尾竈子雅 放者宥之以遠 乙未出書曰出奔罪

高止也 實放書奔 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

專故難及之 疏 注實放至示罪 正義曰釋例云 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

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迫窘而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為文仲尼脩春秋又以所稱為優

劣也夫立功立事者國之厚益而身之表的也表高的明雖婦人猶欲彎弓而況當塗之士是以君子慎之道家貴

善行者無轍跡功遂而身退高止既犯其始又專以終之免死為幸斯乃聖賢之篤戒故變放言奔又致其罪以示過胥甲之放命陳招之首惡矯厲以篤教也杜以高止之罪輕於陳招胥甲而變放言奔以止為重故原聖意欲以

申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為

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十月庚寅

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

請致邑還邑於君齊人立敬仲之曾孫燕敬仲高侯良

敬仲也良猶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

晉晉人城絳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疏齊人至仲也正義曰依世

宋水三表二五

二十六

敬夫

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止是敬仲玄孫之子也世本又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

傾子傾子之孫武子偃據世本則偃為敬仲玄孫今傳云曾孫必有一誤也此鄰即後所云高偃是也世族譜以高

武子為鄰偃為一人蓋鄰偃聲相近而字為二耳董遇注此亦作偃劉炫云據世本高止敬仲玄孫之子不立止近

親遠取敬仲曾孫者齊人賢敬仲故繫之言敬仲曾孫則此人祖父皆非正適今別立之遠繼敬仲後高止祖父皆

絕其祀也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子辭曰楚

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

也言女世為行人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

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

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禪

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詩曰君

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

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然明日政將

焉往禪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

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次應知政

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伯有

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

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也不

然將亡矣禪諶曰善之代不善云云正義曰案傳伯有死後子皮授子產政云虎

帥以聽命則子皮於時位在子產上矣此禪諶論鄭卿位次其言不及子皮者蓋以子皮非舊卿雖繼父而居高位民望政次未之許也及伯有既死子西亦卒子皮位為上卿故鄭人使知政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

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

天火曰災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稱弟以惡王殘骨肉

疏注稱弟至骨肉正義曰傳言罪在王知稱弟以惡王也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奔

周無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

之子卿共葬事禮注共姬至過厚正義曰公羊傳過厚三月而葬速**疏**曰其稱謚何賢也杜以共非夫人

之謚故注顯而異之夫謚為共從夫謚而稱之耳共非夫人之身行也昭三十年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

夫送葬則夫人之喪不得過之也昭三年傳云文襄之霸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是法皆不

使卿也伯姬魯女以災而死魯人鄭良霄出奔許愍之故使卿共葬事禮過厚也

者酒荒淫**疏**注者酒至罪之正義曰據傳子皙伐伯書名罪之

罪之之文故杜跡其罪**自許入于鄭**不言復入**疏**狀者酒荒淫故書名也

注不言至無兵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以惡曰復入謂還而以兵害國為惡事而入若魚石以楚師伐宋取其

彭城欒盈帥曲沃之甲以入于絳如是乃為惡入也良霄獨還無兵入國始為惡非是以惡入故不得書復入直言

入者自外而入內耳非彼例也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奔之與歸再書名氏此良霄不重書

名氏者彼宋再告此鄭一告故連書之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

景公無傳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

宋災故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疏**注會惡宋人不克已自責而出會求財

求財正義曰案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則是會言其事而此言會未有言其事義相違者彼言以成宋亂直連

言所會之事與桓十五年會于袤伐鄭相似經不明言事之意故今此言宋災故是丁寧之辭不與彼同案傳責諸

諸

侯之卿并及宋人杜此注何以唯言惡宋人不克已自責不兼為諸侯卿者以傳云書曰某人某人宋災故尤之也是宋災之文獨繫向戌稱人故知宋災特惡宋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

嗣君也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子王

圍為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

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

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

焉子蕩還罷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穆叔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為亂故穆

叔問疏王子之為政正義曰傳無圍字故杜云王子圍為令尹也服虔云王子楚令尹王子圍也王

蕭云王子楚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

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

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哲也良氏伯有也若有所成吾

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

伯有侈而愎愎很也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

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為此年秋良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

城杞者

輿眾也城祀在往年

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

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

使言其年

曰臣小

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

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

吏走問諸朝

皆不知故

問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

之歲也

在文十一年

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

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

春秋左傳卷二十五

三十

余

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

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

史

趙曰亥有二首六身

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筭之六

下

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

士文伯曰

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文伯士弱之子

趙孟

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

屬趙武

召之而謝過

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

不能由吾子

由用也

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

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

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

復陶主衣服之官

以為終

縣師

縣師掌地域辯其夫家人民

而廢其輿尉

以役孤老故

於是

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

未可媮也

媮薄也

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

以為佐

伯瑕士文伯

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

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

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

疏

有與至之

年正義曰有與同食者問此老人之年不告以實疑其年也使之年者更使言其真年也 史走問諸朝 正義

歸

春秋正義三五

二十一

曰俗本史作使服虔云史不知歷數故走問於卿大夫王肅云史不知歷也 師曠至歲也 正義曰劉炫云傳之

叙事自可以魯為主若載人語則當如其本言此師曠晉人自道晉事當云卻成子會魯叔仲惠伯所以云叔仲惠

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者丘明意在以魯為主遂使此言反耳丘明尚不免於此况後解說者乎今知非者凡魯

史所記云公卿會某侯者皆據公卿往會他若他來會我則以他為文若衛侯會公于脊鄭伯會公于棐是也今卻

成子在承匡魯往會之以晉為主晉人所言正是其宜劉炫以為晉人不當稱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以為丘明之誤

恐非也 是歲至年矣 正義曰敗狄于鹹事在被歲未必其年頓生三子當是欲表其功雖在後生子追以前事

名之 史趙至數也 正義曰二畫為首六畫為身下首之二畫並之使如其身旁則是生來日數也因亥畫似筭

位故假之以為言其本作亥字不為此也案字書古之亥字體殊不然蓋春秋之時亥字有二六之體異於古制其

說文是小篆之書又異於此說文云亥亥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從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從乙象懷子咳咳之形也 士文至旬也 正義曰文十一年至此年爲七十四年而上云七十三年案文十一年正月甲子朔爲夏之正月是其年三月也此年之二月癸未是夏之十一月計爲七十三年猶尚年未終也假作全年算之置十三三年以全日三百六十五日乘之已得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五日也每年有四分日之一是四年而成一日以四除七十三年又得十八日并全日爲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日計終此十二月盡有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日四分日之一今除去三日四分日之一整取六旬合當十二月二十七日今杜長歷云二十三日癸未是少四日所以不與常歷同者蓋杜爲長歷約準春秋日月以爲長歷與常歷不同故置問遠近不定蓋七十三年之內於常歷校四箇夫月而剩用四日故癸未爲二十三日若依常歷是二十七日也劉炫云所以少二日者文十一年非首章年其

五十一

正義曰昭十二年傳說楚子出

三十一

張富

閒閏有前却故長歷比月辛酉朔二十三日得癸未來月庚寅朔計至朔長三日長歷去年閏八月由閏近故也

趙孟至屬也 正義曰諸是守邑之長公邑稱大夫私邑則稱宰此言問其縣大夫問絳縣之大夫也絳非趙武私

邑而云則其屬者蓋諸是公邑國卿分掌之而此邑屬趙武也 注復陶至之官 正義曰昭十二年傳說楚子出

獵云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復陶之文在冠履之間知復陶是衣也此言君復陶知是主君衣服之官也

衣服之名復陶其義未聞 以爲絳縣師 正義曰既使爲主衣服之官又以爲絳邑之縣師也周禮縣師上士二

人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凡造都邑量其地而制其

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天子之縣師掌此諸事則諸侯之縣師亦當然故杜略引周禮以解之據如周禮則縣師是

王朝之官而此言絳縣師者絳是晉國所都之邑蓋以居在絳邑故繫絳以言之 而廢其輿尉 正義曰服虔云

與尉軍尉主發衆使民於時趙武將中軍若是軍尉當是
中軍尉也 注以役孤老故 正義曰知者上云無子是

孤年七十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 良

爭 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

君臣詛盟故 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 能制其臣下

曰亂未已 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 靈王弟

太子弑景侯 終子產言 初王儋季卒 儋季周

其子括將見王而歎 括除服見靈王入朝而歎 單公子愆

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 愆期行 聞其歎而 入以告王且

言曰烏乎必有此夫 欲有此朝廷之權 三十三 昇

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蹠而足高心在 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儋括欲立王子佞夫 佞夫靈王子景王弟 佞夫弗知戊

子儋括圍蕩遂成愆 成愆焉 成愆奔平時 平時

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 平時 周邑

鞏成殺佞夫 五子周 括瑕廖奔晉 括廖不書

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佞夫不知故 經書在宋災

下從 或叫于宋大廟也 叫呼 曰譁譁出出 譁譁 赴 熱也

山出戒

鳥鳴于亳社

社殷

如曰譴譴

皆火妖也

甲

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姆女師

君子

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

而行人

婦義事

也

義從宜也伯姬時年六十左右

疏

鳥鳴于亳社社災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

正義曰哀四年亳

亳二國也三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然則此亳社是殷社也殷都於亳武王伐紂而頒其社於諸侯以為三國之戒此

鳥鳴于魯國之亳社也服虔云殷宋之祖也故鳴其社伯姬魯女欲使魯往悟伯姬也 宋大災 正義曰莊二十年齊

大災杜云來告以大故書此不書大告者不言大也服虔云不書大非災大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然則昭十八年

宋衛陳鄭災災皆及人何以不言大也 注姆女師 正義曰鄭云昏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

婦道

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何休云選老大夫妻為姆也

北四

劉仁

大夫之妻當在夫室安得從女而嫁也若言既為夫人選

大夫之妻為之則禮言女未嫁而有姆非至夫家始選也 正義曰義者宜也從宜宜辟火也成九

年伯姬歸于宋至此四十年故為六十左右也

六月鄭子產如陳泣盟

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

不可

與結好

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

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天子卑大夫敖政多

門政不由一人

以介於大國

介間也

能無亡乎不

過十年矣

為昭八年楚滅陳傳

疏

其君弱植謂草木為植物植謂樹

正義曰周禮

君志弱不樹立也 大夫教 正義曰言大夫驕敖也服
虔云言大夫淫放則服本為大夫放矣故今俗本多為放

字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傷伯姬之過
災故使卿共

葬 鄭伯有者酒為窟室 窟室地室 而夜飲酒擊

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 家臣故謂伯有為公 其

人曰吾公在壑谷 壑谷窟室 皆自朝布路而罷

布路 既而朝 伯有朝 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

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

伯有奔雍梁 雍梁鄭地 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

宋秋王義二十五

三十五

符

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 仲虺湯左相 云亂者取

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

同生 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 伯有汰侈故不免

三家同出而伯有孤 人謂子產就直助彊 時謂子皙直三

疆子產曰豈為我徒 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為黨 國之禍難

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 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

三家未能則 姑成吾所 欲以無所 辛丑子產斂

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 不與

於國謀 印段從之義子 子皮止之衆曰人不

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

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

子石印段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

夫盟于大宮大官祖廟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

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

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

晨自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因馬師頡介于

春秋正義二十五

三十六

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子羽孫駟帶率國人以

伐之駟帶子西之子子皙之宗主皆召子產駟氏伯有俱召子產曰

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無所偏助伯有

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

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

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

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

禮為有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并及復

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

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為信也酸棗陳留

縣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游吉歸也書

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

位絕非復於子蟜之卒也子蟜公孫薑卒在十九年將葬公

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事過伯有氏其

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

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降婁

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

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

也歲在姬訾言之口姬訾言訾室東僻二十八歲星淫在立枵今三十年在姬訾是

歲星停在立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

之皆死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

馬師頡任晉縣今屬廣平郡雞澤之會在三鄭樂成奔楚遂

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

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子皮以

公孫鉏為馬師

鉏子罕之子代羽頡

疏

注降婁至天明正義曰降婁奎婁

釋天文也孫炎曰降下也奎為溝瀆故稱降也杜以周十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劉炫以為五月降婁未中而規杜失今知非者以三月諸星復位合昏奎婁在戌以衡反之平旦在辰又三月日躔奎婁平旦之時奎婁在胃昂之前亦當在辰既三月平旦在辰則四月在巳五月在午月令且危中者據夜有長短及日躔度有廣狹是細計之數杜據大略而言故與月令不同劉以月令之文而規杜氏非也注姬嘗至二年正義曰釋文云姬嘗之口營室東辟也李巡曰姬嘗玄武宿也營室東辟北方宿名孫炎曰姬嘗之數則口開方營室東辟四方似口故因名云也十二次子為立枵亥為姬嘗二十八年傳稱歲在星紀而淫於立枵二十八年已在立枵今三十年始在姬嘗三年始移一次是歲星往在立枵二年也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

取其室

遠掩二十五年為夫司馬

申無字曰王子必不免

無字羊尹

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

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

偏佐也

而王之四體也

俱股肱也

絕民之主去身之

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

得免

為昭十三年楚弒靈王傳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

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

孫薑宋向戌衛北宮佗

佗北宮括之子

鄭罕虎

虎子

皮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

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

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

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

寵謂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

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又曰淑愼爾止無載

爾偽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愼書曰某

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

春秋正義二十五 二十九 李倍

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

并貶也成爲政卿深致火災燹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

而以求財合諸侯故不書魯大夫以示例注傳云

財諸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略不書魯大夫以示例

正義曰諸侯不歸宋財諸國大夫合貶耳向戌不合貶也

而向戌亦貶稱人故傳明經所由杜又釋傳之意傳云既

而無歸者是釋上傳之文故不書其人是也經又別言宋

災故者此一句見向戌之并貶釋此傳書曰某人某人之

文也向戌若不求財當顯書名氏今貶稱某人與諸國

鄭某人同故云所以釋向戌之并貶與不歸財者同文

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辭曰國小而

偏偏近族大寵多不可爲也治也子皮曰

爲猶子皮曰

爲猶子皮曰

爲猶子皮曰

爲猶子皮曰

爲猶子皮曰

爲猶子皮曰

爲猶子皮曰

爲猶子皮曰

爲猶子皮曰

爲猶子皮曰

爲猶子皮曰

爲猶子皮曰

爲猶子皮曰

爲猶子皮曰

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

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為大所恤故也子產為政有

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

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為獨賂之子產曰

無欲實難言人不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

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何愛

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

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為和順

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

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

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

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

焉請大史更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

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已位

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

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

有伍

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

大人之忠儉者

謂節

從

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因其有罪而斃之

豐卷

將祭請田焉弗許

田獵也

曰唯君用鮮

鮮野獸

衆給而已

衆臣祭以芻豢為足

子張怒

子張豐卷

退而徵役

召兵欲攻子產

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

奔晉子產請其田里

請於公不復入

三年而復之反

其田里及其入焉

田里所收入

從政一年與人誦

之曰取我衣冠而楮之

楮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

取我田

疇而三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並畔為疇

及三

年又譏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

疇子產殖之也

殖生也

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嗣續

也傳言鄭所以興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

薨于楚宮

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秋九月癸巳子

野卒

不書葬未成君

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

來會葬

諸侯會葬非禮

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

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不稱弒者主名君無道也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

澶淵會還

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

似民主

且偷苟

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

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成二年戰於鞏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

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盈五十

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

乎

韓起

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

子也

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方知政可素往立善

晉君將失政矣若

不樹焉使早備魯

使韓子早為魯備

既而政在大夫

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

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

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

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

焉

言朝不及夕偷之甚也

又與季孫語晉故

如與孟孫言

季

孫不從及趙文子卒

在昭元年

晉公室卑政在

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

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

執季孫意如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

伐陽州

陽州魯地

我問師故

魯以帥往問齊何故伐我

夏五月

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

言伐魯者嬰所為也伐陽州不

書不

二僂灑消竈孔虺賈寅出奔莒

四子嬰之

出羣公子

為昭十年棄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

公作楚宮

通楚

宮歸而

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

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

與未承上卷二十一

四十三

長有

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

宮叔仲帶竊其拱璧

拱璧公大璧

以與御人納諸

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得罪謂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

魯

疏

注今尚至疑之

正義曰今尚書大誓謂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等所注者也自秦焚詩書漢初

求之尚書唯得二十八篇故大常孔臧與孔安國書云尚書二十八篇前世以為故二十八宿都不知尚書有百篇

也在後又得偽大誓一篇通為二十九篇漢魏以來未立於學官焉

尚書傳序云大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朕夢

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揚傷于之疆則取于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大誓曰獨夫紂禮記引大誓曰子克紂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

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子小子無良今之大誓皆無此言
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眾不復悉記
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已三肅亦云大誓近非本經是
諸儒疑之也杜氏在晉之初亦未見真本及江東晉元帝
時其豫章內史梅賾始獻孔安國所注古文尚書
其內有泰誓三篇記傳所引大誓其文悉皆有之 **立胡**

女敬歸之子子野 胡歸姓之國 敬歸襄公妾 **次于季氏秋**

九月癸巳卒毀也 過哀毀瘠 以致滅性 **己亥孟孝伯卒**

終穆 叔言 **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 齊諡 稠昭

公名 **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

則立長 立庶子 則以年 **年鈞擇賢義鈞則上古之**

春秋正義二十五

四十四

何昇

道也 先人事後卜筮 也義鈞謂賢等 **非適嗣何必姊之子** 言子 野非

適嗣 **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

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

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

易衰衰衽如故衰 言其嬉 戲無度 **於是昭公十**

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

也 為昭二十五年 公孫於齊傳 **疏** 衽 正義曰喪服注云衽為兩燕 尾凡用布三尺五寸上正一尺兩

燕尾衰衰裁二尺五寸下廣四寸綴於身旁所以掩裳際也 **冬十月滕成公來**

會葬情而多涕情不敬也子服惠伯曰滕君將

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非於死所矣有死

先能無從乎為昭三年滕子卒傳癸酉葬襄公公薨之

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

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

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

盜充斥充滿斥見言其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

者何是以令吏人宇客所館館舍也高其闕

闕闕門也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今

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

邑之為盟主繕宇葺牆葺覆也以待賓客若

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請問毀垣

之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介聞也誅求

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

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

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

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

輸也薦陳猶獻見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

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

也僑子產名文公晉重耳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

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廩繕脩司空以時

平易道路易治也巧人以時填館宮室巧人塗者填塗

也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僕人巡宮巡

夜行車馬有所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賁

未及正集二十五

四十六

江漢

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

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

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

巡行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

寧蓄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蓄患邪無寧寧也不畏寇盜而亦

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官數里銅鞮晉離宮而諸

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

越門庭之內迫近又有牆垣之限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

厲猶災也言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

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

命之問晉命已所止之宜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

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薦進也脩垣而行行去

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

文子曰信信如子產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

以羸諸侯羸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

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敬厚其宴好

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

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

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

之繹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其

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疏高其閑閔正義曰說文云閑門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閑釋宮

云衙門謂之閑李廵曰衙頭門也然則閑閔皆是門名言高為其門耳繕完葺牆正義曰周禮匠人有葺屋瓦

屋瓦屋以瓦覆葺屋以草覆此云葺牆謂草覆牆也寡君使甸正義曰甸士文伯名也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

丙俗本作甸此士文伯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甸恐非無觀臺榭正義曰釋宮云四方

而高曰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上有屋謂之榭然則臺榭皆高可升之以觀望言無觀望之臺榭也館如公

寢正義曰言往前文公之客館如今日晉君之路寢也

圻人至宮室正義曰釋宮云鏹謂之圻李巡曰鏹一名

圻塗工作具也郭璞云泥鏹也然則圻是塗之所用因謂泥牆屋之人為圻人填亦泥也使此泥屋之人以特泥塗

客館之宮室也庭燎正義曰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玄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

子男皆三十注門庭之內迫迮正義曰知非館門卑小不得容車而云門庭之內迫迮者以傳稱舍於隸人明

院宇迮小也注羸受也正義曰賈服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得事大禮言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犁比莒子既立展與立以

子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

展與立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與吳出也為明年書

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與吳出也為明年書

言罪之在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字

也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書弒今者父子故復重明例吳子使屈狐庸聘

于晉狐庸臣之子也成通吳晉趙文子

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札邑

頃諸焚在二十五年閻戕戴吳在二十九年天似啓

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厥季

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甚

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度不失事審事民

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

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

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疏**注延州來季札邑正第

不知其處則杜謂延州來三字共爲一邑服虔云延延陵

也州來邑名季子護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

通言之案傳文謂之延陵季子則是延陵與州來必不得

爲一但不知何以呼爲延陵耳或延陵亦是邑名蓋並食

三邑故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

文子北宮佗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過鄭邱段

襄公獻公子廷勞于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

文子入聘報印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

叔逆客逆文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

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禮之於政如

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子

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

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能知

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

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謀能謀

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

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

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

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

春秋正義二十五 五十 吳宥

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鄭

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

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謗議國政子產曰何為夫

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

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

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

息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豈不遠止然

猶防川遠畏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

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樂

之也以為己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

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

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

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

於是十歲長鄉校正義曰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而後聞之是校為學之別名不如至之也正

義曰言不如不毀鄉校使人游處其中聞謗我之政者而即改焉以為我之藥石也注仲尼至聞之正義曰公

羊傳於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十月之下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

云此年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

尼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年七十三魯哀公十

六年夏四月己丑卒杜此注從史記也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

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

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

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

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

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

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

棟析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

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

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

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辭如田獵射御貫則

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

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

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

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

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微也

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

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

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徐仁

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

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

皮之力不吾叛也 正義曰謂尹何也劉炫云叛違也

亦愈知治矣 正義曰病差謂之愈言不能之病愈知治必速也劉炫云尹何比未解治邑以為己病今若遣往學

治邑之病差自然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

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

他志言語瞻視 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

言次正義二十五 五十三 徐仁

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

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

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

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

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

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

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

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詩邶風棣棣富而閑

也選數也

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

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詩大

雅攸所也攝佐也

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

周書數文王之德

逸書

曰大國畏其力小國

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掛礙唯在則象上天

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

春秋正義二十五

五十四

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焉

臣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墨而降

蠻夷帥服可謂

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

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

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

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

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謂之有威儀也

疏

令尹似君矣正義曰言令尹威儀已足國君之容矣服虔云

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 曰大至其德 正義曰尚書武成篇也大國以威加小國以德撫故大畏力小懷德也 不識至之也 正義曰不識不知謂不妄斟酌以爲識知唯順天之法則是言則而象之謂文王法則放象上天而行下傳覆此謂天下則象文王不同者謂文王能則象於天故天下亦則象文王也 紂囚文王七年 正義曰傳言囚文王七年文王必七年爲囚矣尚書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則文王在位歷年多矣未知何時被囚也周本紀稱紂囚西伯於牖里閔天之徒求美女美寶而獻之紂紂大悅乃赦西伯賜之弓矢使之得征伐其下乃云虞芮爭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受命之君也如馬遷所云虞芮質獄之前被囚也尚書傳稱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者鄭玄尚書

春秋正義卷二十五

五十二

政

注據書傳爲說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於羑里紂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以爲四年囚之五年釋之即如所言被囚不盈一年此傳不得言紂囚文王七年也文王既已改元而又專伐諸國是則反形已露雖紂之愚非寶貨所能釋也馬遷之言當得其實在質虞芮之前囚之故囚之得七年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五

